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
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
研究读本

贾向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
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
研究读本

贾向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研究读本 / 贾向云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1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 杨金海, 李惠斌主编)

ISBN 978-7-5117-3459-4

I. ①马… II. ①贾… III. ①《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马克思著作研究 IV. ①A8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5511 号

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研究读本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李媛媛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8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7.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55626985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中央编译局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贾高建

副 主 任：魏海生 柴方国 季正聚 崔友平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冯 雷 牟建君 杨雪冬 沈红文 张凤宝

陈家刚 胡长栓 郝卫东 葛海彦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顾问委员会

贾高建 俞可平 柴方国 庄福龄 陈先达 赵家祥 詹汝琮
李洙泗 张钟朴 冯文光 安启念 韩庆祥 李小兵 张曙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编委会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副主编 薛晓源 林进平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典顺 冯 章 韩立新 江 洋 姜海波
李百玲 吕梁山 苗永姝 聂锦芳 闫月梅
杨学功 姚 颖 张 盾 张云飞 郑 锦

总 序

呈献给读者的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旨在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实，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以及有关专题思想重新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供广大读者特别是致力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读者阅读使用。计划出版40种，三年内陆续完成编写和出版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文本，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在我国学术史上，曾编写和出版过不少关于经典著作的读本，包括各种注释性读本和导读性读本，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读本也越来越显出历史局限性。比如，以往对经典著作的解读视角较旧，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全面；解读的经典著作范围较小，视野有限；解读所依据的文献不足，深度不够等。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自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研究以及普及工作不断加强，这就迫切要求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解读。

同时，这些年我国学界有关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人类文明的深入推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对经典著作的研究不断深化，解读视角发生重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例如，以往由于受革命实践的影响，我们较多地从社会主义“革命”视角去解读，而较少从社会主义“建设”视角去解读，因此，较多地注重研究其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而较少研究社会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

展等思想。革命胜利后，仍然沿袭了这种解读模式。这就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新社会建设思想，恰恰是这些长期被忽视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说更有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学者自觉地从“建设”视角研究经典著作基本观点，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就。又如，过去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限于对若干重要经典著作的解读，如对《共产党宣言》等五六部名著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对其他著作的解读不多。即使有收文较多的导读性读本，但常常由于篇幅所限，也只能对这些著作进行简要介绍，不可能对每一部著作展开研究。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在逐步发生变化。研究经典著作的专题成果越来越多。再如，近年来新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和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大大拓宽了人们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理解。加之这些年我国学界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他们的外语水平较高，知识储备较多，研究方法较新等，对经典著作的研究和理解也更有新意。这些都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

为了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总结这些年我国学界编译、研究经典著作的成果和经验，比较全面系统地解读和阐释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中央编译局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并对该项研究提供了基金资助。课题组不仅在局内组织力量进行研究，而且向社会公开招标，争取到社会力量的支持，一批有造诣的中青年专家参与到课题研究中来。经过课题组同仁两年多努力，已经形成一批研究成果，并将继续补充、完善并陆续推出。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

本丛书力求体现如下特点，这也是丛书编著工作所力求遵循的原则：第一，体现全面性和系统性。本丛书不仅对经典作家的名著进行解读，也对其他重要著作进行解读，还要对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如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等，进行专题梳理和解读。不仅从“革命”视角，而且从“建设”视角，全面、系统地梳理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力求使这套丛书成为收文最全面、解读最系统、

最能够反映经典作家著作全貌的学术成果。第二，突出文献性和考证性。每一研究读本写作，力求充分反映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要充分反映我国新时期在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方面所发现的新文献、取得的新成果。在此基础上，要对经典著作形成的历史背景、国内外传播、原著重要思想观点及其流变，以及后人对这些观点的理解等，进行考证研究。如果说过去的解读主要是“注”的话，那么，这套读本则要进一步体现“疏”的特点。通过这种“注疏”性考据研究，不仅使读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也能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尽可能丰富的文献资料。第三，力求权威性和准确性。一方面，研究读本所依据的经典著作文本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主要依据中央编译局所编译的最新译本，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全集》第二版、《列宁专题文集》等。对还没有新译文的文本，可以采用旧译文。同时，适当参照外文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所依据的其他文献资料，也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要选择国内外在该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最有影响力的文章。

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采取大致统一的研究和写作框架。除导论外，各个读本均有五个部分组成。一是历史考证部分，其中包括写作背景、国内外主要版本和传播考证等；二是研究状况部分，包括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三是当代解读部分，包括对经典著作的内容简介，对已有研究观点的疏正，对重要理论观点及其当代意义的阐述；四是原著选编部分，根据经典著作的不同情况，或采取全选的形式，或采取节选的形式，均采用中央编译局的最新译本，个别读本同时选编原著的旧文本，以方便比较研读；五是附录部分，包括3到5篇关于本著作的国内外有一定权威性的研究文章，以及进一步研究需要参考和阅读的文献资料。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经典著作的研究，往往会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所以，尽管我们在组织编写工作中努力体现上述原则，但这些读本的观点不一定都具有代表性，更不可能与每一位读者的观点完全

一致。加之作者研究角度不同，水平各异，每一读本的结构、篇章、内容、观点都不尽相同，其权威性程度也不尽一致。其中很可能有疏漏和错误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该丛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央编译局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始终给予鼎力支持。国家出版基金将该丛书列入2012年资助项目。中央编译出版社为该丛书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最终立项，以及为丛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本丛书中收入的译著和文章的译者、作者和出版者同意我们使用相关的著作版权。该项目顾问委员会的专家对丛书的编写工作给予热情指导，编委会成员和课题组同仁为丛书的编写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编辑委员会

2013年6月16日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部分 历史考证	15
第一章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写作背景	17
一 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写作 背景	18
二 柯瓦列夫斯基的研究缘起	22
三 马克思与柯瓦列夫斯基的邂逅	28
第二章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在国际的出版与传播	32
一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	33
二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在苏联的译介与传播	35
第三章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在国内的译介与传播	38
第二部分 研究状况	41
第四章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在国外的研究概况	43
一 西方学者人类学视域中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 研究	44

二	苏联学者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研究	49
三	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发展道路视域中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研究	55
第五章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在国内的研究概况	61
一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整体研究	63
二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唯物史观研究	66
三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探索	76
第三部分	当代解读	81
第六章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基本内容	83
一	全书概要	83
二	第一部分主要内容	85
三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	91
四	第三部分主要内容	105
第七章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重要理论观点	113
一	马克思关于封建制的本质论说	113
二	土地关系的发展形态	119
第八章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现实意义	132
第四部分	经典著作选编	145
	卡·马克思 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	147

第五部分 附 录	251
附录 I 研究文献精选	253
一 [美] 劳·克拉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著作方面的 比较（一）	253
二 [美] 劳·克拉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著作方面的 比较（二）	277
三 [联邦德国] 汉斯-彼得·哈斯蒂克：马克思恩格斯与柯瓦 列夫斯基及其著作	289
四 [苏] 伊·列·安德烈也夫：马克思的最后手稿：历史和 现实	302
五 [美] 彼得·胡迪斯：马克思论东方穆斯林社会	321
附录 II 延伸阅读书目	331

导 论

大部分学者将马克思晚年定位为最后 10 年，适当地放宽下，可以将 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的思想都归为其晚年思想。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既没有发表成型著作，也没有定稿文字完成和出版，只是留下了大量的笔记群、文本群。古往今来，很少有人如马克思一般原原本本地写作读书笔记并且持续一生，留下大约 220 多本笔记本，涉猎广博，研究深入。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视不足，或是归于“慢性死亡”，或是将它们说成是“不可饶恕的学究气”，严重影响了学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和挖掘。

著名的历史学者、马克思主义者梅林在《马克思传》第十五章“最后十年”中说，“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曾被称为‘慢性死亡’，但这是过分夸张了。”^① 这里梅林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的晚年，但是随后梅林指出：“正当政治地平线上到处都豁然开朗——而这对马克思来说总是最重要的事——的时候，暮色却日益迫近马克思本人和他的家庭。……从 1878 年起，他就没有为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而工作。”^② “马克思比他的妻子只多活了十五个月。但是在这整个期间，他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慢性死亡’。”^③ 因此，梅林将马克思 1878 年以后的思想归于“慢性死亡”状态，并反复提到，梁赞诺夫是最早发现马克思晚年

① [德] 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持平校，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638 页。

② 同上书，第 670 页。

③ 同上书，第 673 页。

笔记的人，他认为那是“不可饶恕的学究气”。吕贝尔同样认为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只是简单性的摘录，缺少对所阅读材料的个人审视，因此出版马克思全部摘录笔记是无用的。麦克莱伦在其流传最广的《马克思传》的第八部分“最后十年”也仅仅介绍了马克思的晚年生活，对于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大量笔记只字未提。这些研究马克思思想、并为马克思写过生平思想传记的知名研究者们，由于对马克思晚年笔记（“民族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戴上了有色眼镜，导致马克思的晚年笔记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一直不被重视。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著名人类学专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出版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由此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晚年马克思”的研究热潮。晚年笔记群的发表，使得西方学者在两个马克思之外发现另一个马克思——晚年马克思。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持续几十年之久的关于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成熟）马克思的争论。围绕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是否有“断裂”？究竟哪个是真正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什么？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探讨。晚年马克思与前两个马克思什么关系？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在他的整体思想发展中占什么地位？在今天又有何现实意义？以劳伦斯·克拉德、诺曼·莱文、凯利等人为代表，西方马克思学者普遍将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早期和晚期，他们称马克思晚年笔记为“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认为晚年马克思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和创作，回归并转向了经验人类学，强调人类学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将马克思晚年所作的研究统一还原为早期人本主义思想。^①

唐纳德·凯利指出，马克思晚年“开始对人文科学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发动新的进攻，正因为被这一兴趣所吸引，马克思才未能——或许他

^① 参见江丹林：《西方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主要观点论析》，载《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53—61页。

从未打算完成他的《资本论》”^①。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马克思从1879年到1883年逝世为止，研究并发展了他的人类学观点，并且似乎正在超越并背离只局限于经济学和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根本上是错误的，缺少对马克思思想全面、深入、纵向、整体的研究。它们与20世纪30年代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发表而引发的“早年”马克思的争论一样，都是将马克思贯穿一生发展完整的思想割裂开来。它们或者用早期思想否定“后期”理论（主要指《资本论》为代表的理论），或者用“晚年”思想否定马克思“早中期”的理论。应该说，在大量新发现的人类学、史学等材料基础上，马克思晚年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升华，从世界历史高度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事实上，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资本主义生产的垄断趋势日益显著。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在资本主义生产垄断条件下无产阶级如何斗争的探讨，成为马克思晚年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视域。一方面，1871年巴黎公社提供了重大的经验教训以及革命政权形式；另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社会科学在史前史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世界里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印度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此同时，俄国人向马克思提供了有关俄国农村公社以及有关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直接革命经验。这些第一手历史资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为前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提供现实的历史基础。马克思于1879年10月和1880年10月之间写作《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全文约84000字。对于封建制问题、农村公社问题、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殖民与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问题，马克思提出了很多重要观

^① [美] 唐纳德·R.凯利：《晚年马克思与人类学》，见《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62页。

点。如同马克思的其他晚年笔记一样，“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也经历了波折的命运，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理解马克思“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中心主旨，追根溯源还是从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耗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撰写大量的摘要笔记开始。

第一，实现“自由人联合体”革命理想的继续践行。马克思在17岁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撒下热泪。”^① 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改变世界”的伟大理想，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直至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各种磨难，如政治上的被驱逐、生活上的贫困和个人理想的破灭等。1845年到1850年，5年的时间4次被驱逐。1850年抵达伦敦，最初的几年不仅没钱缴纳房租，而且妻子生病，4个孩子因饥饿或疾病死了3个，其中一个孩子逝世的时候，连棺木都买不起。然而，他靠铁的意志拒绝了各种诱惑和宽大选择，在年迈体衰、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继续研究和政治活动，撰写了“民族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

从19世纪50年代起一直到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给予了密切关注。一是由于西方殖民化进程的加深以及一大批传教士、探险家等涌入东方世界，一个新的前所未闻的东方世界进入人们视野；二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把希望寄托在受欧洲资本主义压迫的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上。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爆发，人们发现中国已处于大转变的前夜。马克思当时认为，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影响欧洲，加速欧洲新的革命的爆发。在1853年7月22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460页。

马克思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亚洲式的社会”、“亚洲社会”概念，并将其和“西方式的社会”、“西方社会”相区别。^① 广大的东方世界仍然存在土地公有制，与西方的发展历程截然不同。因此，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探讨中，存在着两条不同线索。“一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西欧社会的研究），另一条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类学的研究（东方社会的研究）。正是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包含着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是欧洲社会形态演化的维度：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另一个是东方社会形态演化的维度：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②

在马克思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之前，人们批判当代社会，寻求美好社会的梦想只能诉诸宗教的“彼岸世界”或“天堂”，但这是不科学的。只有马克思坚定而勇敢地把宗教彼岸所实现的美好社会拉到此岸世界，既有理论建树又有革命实践。他将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运动规律上，目的就是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解放，还是全人类的解放都离不开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科学揭示和把握。然而，只有完全掌握人类历史的科学认识，才能正确把握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灭亡的认识。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② 俞吾金：《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月，第5—14页。